

張秀民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中越關係史論文集

初三日會同

永樂《交趾總志》的發現

永樂《交趾總志》三卷（註一），為明代永樂五年（一四〇七）後新設立的交趾布政使所修的地方志（其轄境相當於今越南共和國的北方）。不載明史《藝文志》。在國內亡佚已五百多年。法國人一九三二年在越南河內出版時，誤題為《安南志原》（註二）。北京圖書館因其法文書名與法文長篇考證，分類編目時，被編入西文書目中，其他圖書館亦罕有藏本，因此，國內知有此書者極少。

原書不題作者名氏。近人或據法國人之研究考證，以為明末清初桂人高熊徵所編。按書前《總要》部分，確為清廣西思明府儒學教授高熊徵所撰之《安南志紀要》。高氏自序稱因綜《省志》（指《廣西通志》）及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李仙根《使事紀要》二書纂成帙。題曰《安南志紀要》。故書末仍附李氏、谷氏原文各一段。其書敘述中越史事，至清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調解黎莫之爭止。內容簡略，殊不足道。高氏書今亦難得；惟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清刻本。封面書《安南志》醒目三大字，卷端題《安南志紀要》（註三）。卷首有康熙三十年閩人黃良驥與高氏《安南志紀要》兩序，次高氏《安南志》原序一篇。蓋此書高氏原名《安南志》，後改名為《安南志紀要》。今此河內本無《

紀要》黃、高兩序，只錄《安南志》原序一篇。法國漢學家、《秦代初平南越考》之著者鄂盧梭 J. Aourseau 與葛斯拜唐 E. Gaspardone 遂誤認書名為《安南志原》。不知《安南志》原序者，即高氏原來之舊序，非《安南志原》之序也。讀錯書名，乃成笑話。且永樂帝既改「安南」為「交趾」，官書自不當再稱安南，亦可見改題者之無識。

《總要》引用清人著作，又稱清朝為「本朝」。而全書又均稱明朝為「國朝」，明軍為「官軍」，元朝為「前元」。若果為高氏一人手筆，前後不當有此矛盾。谷應泰原文後，緊接「建昌府」，不倫不類，文氣不接，使讀者驚異，經仔細研究，乃知建昌府以下其餘部分，為明初記載交趾各府州縣之總志。大概就是明邱濬《平定交南錄》所稱之《交趾郡志》（註四）。考明《文淵閣書目》有《交趾總志》、《通志》兩種，而此本數次引用《交趾通志》，知此書名，應作為《交趾總志》，而不是《安南志原》。

明永樂十年（一四一二）、十六年（一四一八），曾兩次頒降《修志凡例》（註五）。交趾以重新再入中國版圖，亦奉命纂修。今此本內容，分「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坊郭鎮市、土產、貢賦、風俗、戶口、學校、軍衛、郡縣廨舍、寺觀祠廟、橋樑、古迹、宦績、人物、仙釋、雜志、詩文」二十一類，與十六年凡例全同。不過此本首卷建置沿革部分，建昌府前，已有少數缺文。其中古迹一項，十年凡例，又細分「城郭故址、宮室、臺榭、陵墓、關塞、岩洞、園池、井泉、陂堰、景物」，與此本相同；惟缺「臺榭、陵墓」多「津渡」，改「關塞」為「關隘」。書中幾次提到「謹

依凡例」云云。故此書體制完全以當時兩次頒降凡例為依據；不過「軍衛」後新增「戰伐勛績、守御勛績」而已。書中兩次引用《永樂十五年須知冊》，敘事至永樂十七年（一四一九）止。知其纂修於十七年左右，可能出於當時掌交趾布政司、按察司事黃福等人之手。書中大量引用當地十七府州縣之檔案、調查報表。故法文書名頁上方題為 *Collection de Textes et Documents sur L'Indochine* 《印度支那正文與檔案匯編》。中問題為 *Ngan-nan Tche Yuan* 《安南志原》。兩百餘年後之高氏，以一普通教官，豈能窺見此類明代檔案、文書？本書資料豐富，為研究明初交趾地方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建設方面不可缺少之書。如設立大小衙門八百三十七。城十九。堡二十。學校一百六十一（內府學十四、州學三十四、縣學一百十三）。急遞鋪（驛站）三百七十四。橋樑三百三十五。寺觀、祠廟八百六十一。歸於東關縣瀘江東西對岸，舟楫擺渡，間阻於風波，英國公張輔始創建浮橋以利交通。又附有當時露布、榜文之原件等，有幾篇為《永樂實錄》所不載，均為極有價值之第一手資料。

根據以上分析，知河內本所謂《安南志原》，實由兩書拼接而成。《總要》部分一萬三千餘字全為高氏《安南志紀要》原書。其餘三卷五萬餘字，完全為《交趾總志》。高書為私家著述，與《交趾總志》之為官書，性質不同，內容又異。竟被移花接木，將兩書硬接，合二而一，殊為魚目混珠。可能原書為抄本，抄寫者將兩書抄釘在一起，遂混為一編。故應一分為二，再分開為兩書，以各還廬山真面目。

明宣德四年（一四二九）楊士奇編定的《文淵閣書目》新志「往」字號第三厨書目，著錄《交趾通志》、《交趾總志》（註六）及交州府等十六府《府志》（十七府中缺《諒山府志》）。有的篇幅較少，則合兩三府為一編，如《建昌·鎮蠻二府志》、《奉化·建平二府志》、《新平·順化·升華三府志》一冊，又《廣威·嘉興·歸化·宣化·賓州五州志》一冊。各書未詳卷數、纂修人及版本，有的可能為原本或抄本。宣德與永樂時間極近，故稱「新志」，舊藏北京大內，均早亡佚，實為可惜。明初永樂方志，國內存者寥寥。惟此《交趾總志》，雖為法國人竄改名目，幸而尚存，真是鳳毛麟角，希有珍本矣！

此書河內出版，故越南學者見者較多；但直至最近越南著名史學家仍相信葛斯拜唐的考訂，以為是高熊的書。這顯然是錯誤的。並且說成是「明代高熊徵的《安南志原》，於清初成書」。高氏仕於清康熙末葉，離明之亡已六七十年，豈能稱為明人？四十多年來，國內外學者始終不明此書之真相，以訛傳訛，故有闡明說清之必要。又聞河內舊存有不知編者的《交州志》，為中國佚書，不知與此《交州總志》異同若何。惜無機緣至龍編，訪求考訂，作比較研究。

現在研究越南史者，一般都感到缺少有系統的專書。自漢、唐至宋、元，我國記載交州史地之著作，多至四十餘種；但幾乎全部亡佚。現在流傳較廣的元黎崱《安南志略》二十卷，為日本人清光緒甲申年（一八八四），在上海鉛印的樂善堂本，差訛極多。而天津閣《四庫全書》本，舛訛脫漏，更為荒唐。明嘉靖間，廣西李文鳳的名著《越嶠書》二十卷，國內始終無刻本，只有抄本流傳，錯誤也不少。與此永樂《交趾總志》，為研究越史者最重要之三部參考書。在向科學文化進軍時，各方面亟需資料，希望出版界能把它們整理出來，廣為流布。

【附註】

註一：一九四九年七月借得北圖《安南志原》一本，講盛兆敏同志抄錄全書，多年來只知其書材料寶貴，不知其為《交趾總志》也。

註二：中文書名有《安南志原》四大字，旁有「河內西曆一九三一發行」，下旁「法國遠東學院訂刊」兩小行。法文書名頁作一九三二。

註三：高氏《安南志》（《安南志紀要》），一九六三年蒙老友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施延鏞同志托王樹校同志抄來。所據疑為清康熙原刻本，計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四字，首附地圖。

註四：邱氏稱：「予因考《交趾郡志》所載露布，榜文……以為此錄」。今此本詩文類，載有朱能等榜文。總兵官新城侯張輔平安南露布文，又平安南獻俘露布文，又進賀平定安南表文。次開設交趾三司及軍民衙門詔書，申明教化榜文兩件。黃福進賀交趾太平表。均為極寶貴的原始史料，有幾篇為《永樂實際》，李氏《越嶠書》所不載。邱氏稱《交趾郡志》載露布榜文。今此本即有露布榜文，故所謂「郡志」，實即「總志」。

今按詩文類稱「仍依凡例，擇取其詩文中之有關於風俗民事者附載之，而以國朝平安詔書，露布等文，揭於其首」。今河內本只有永樂詔書、露布、榜文，而無其他風俗民事之詩文，可知此本末尾，亦有殘缺。

或疑《交趾郡志》只是《交州府志》的別稱，明清慣例只有一府一州才能稱爲一郡。按邱氏所稱的郡志，可能指廣義的古郡，如南海、桂林、象郡的郡。明文淵閣著錄有《交趾通志》、《總志》，又有《交州府志》而無《交趾郡志》。故邱氏所稱「郡志」，當指「省志」，而非「府志」。

註五：大明永樂十年頒降凡例，見嘉靖《壽昌縣志》。十六年凡例，見《天一閣方志目》馮貞群序。

註六：老友譚其驥教授懷疑《交趾通志》，《交趾總志》實際只有一書。他說：「修一省方志，是一件相當繁重的事。安南列入明朝版圖只有二十年（永樂五年至宣德二年，即一四〇七——一四二七）揆之常情，不可能修了一次，再修一次，所以可能實際上只有一種書。傳抄時書題未取得一致，文淵閣著錄時，但以標題爲據，列爲二節，未遍核其內容也。」所言似爲有見。不過他說河內本「只有三卷，一省的總志，不應如此簡要，故此書很可能是一本通志或總志的摘抄本」。則個人有了不同的看法。文淵閣著錄交趾地方志，均無卷數。此河內本作三卷，是原本或後人所分并，已不可考。交趾地方修志時，因缺乏文獻參考，篇幅自然不會太多，所以有的二三府合爲一冊。今此總志，全書有五萬餘字，不能算太簡單，也看不出有摘抄的痕迹。

（一九七五年春寫於嶽縣瞻山，作爲跋文，寫在傳抄本《交趾總志》後。七十八年春稍加修改，改爲今題。）

「安南志略」解題

安南志略二十卷，元安南黎崩撰，清光緒甲申（十年）上海樂善堂鉛印本

黎崩（崩音士力切），字景高，號東山，安南清化人。東晉交州刺史阮敷後也。幼爲黎舉義子，故從其姓。九歲試童科，仕安南陳氏至侍郎，佐彰憲侯陳健幕。元至元乙酉（二十二年，安南陳仁宗紹寶七年）唆都自占城進兵，鍵率崩等數萬衆，拒之於清化，戰不利，遂率衆降附。其國人遣繫於途，鍵被射死。崩抱鍵屍，上馬宵遁，馳數十里，至丘溫葬之，屬吏被殺幾半。崩入朝，授勅從仕郎，遙授紙縣令尹，賜錢五百緡。後遙授同知安暹州事，加章議大夫，僉歸化路宣檢司事。

入中國五十餘年，晚自號靜樂，寓居漢陽，鄰太白祠，傍水種竹，吟風弄月，消遣世慮於江山之外。薄聲利，嗜文章，讀書好古，廣記博覽，杜門著書，老而不倦。嘗輯其見聞，探歷代國史，交趾圖經，作「安南志略」二十卷，行於世。崩又著「郎官湖小志」，安定中再遊廬山，紀其所見并人物藝文爲二卷，今皆不傳。

黎崩，安南清化人，故本書每卷均題：「古安東山黎崩編」，清化，古愛州也。年踰弱冠，隨陳